万里路万卷书(五)

——王子今

的。”

王子今曾写过一篇题为《秦王扫六合，虎视何雄哉——论秦始皇嬴政的统一功业》的文章。“这篇长文的标题出自李白的诗句‘秦王扫六合，虎视何雄哉！挥剑决浮云，诸侯尽西来’，我觉得诗句表达的那种精神，也很符合子今教授的治学风格。”赵凯说，“从长时段来看，子今教授是不可复制的，按照他的路数来做学问，我们做不来。因为，我们没有他那个体格，也没有他那个酒量，更没有他那个经历。”

王子今，1950年12月生于哈尔滨，1982年2月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。1984年12月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毕业，获历史学硕士学位。著名秦汉史专家，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。1993年10月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。2020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书院院长。 著有《秦汉交通史稿》《史记的文化发掘》《中国女子从军史》《中国盗墓史》《古史性别研究丛稿》《秦汉史:帝国的成立》《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》等。

“他的书斋取名为‘汗室’，既是标揭自己曾是一名插队知青和装卸工，做过出大力的体力活，也是表达出继续刻苦努力的心声。在最近出版的《汗室读书散记》一书中，他就强调做学问当付出汗水、脚踏实地。”孙家洲说。

熟悉王子今的学者都了解，他治学之勤奋，也是超过常人的。

外出参加学术活动，王子今的作息时间与众不同：结束了一天的活动，别人已经安然入睡，他却开机写作起来，很晚才睡。次日清晨，他又很早起床，因为有不吃早饭的习惯，他就利用早餐时间，继续趴在电脑前钩沉索隐、文思涌泉。

2013年4月，孙家洲和王子今一同赴俄罗斯参加一个考察活动。为了尽量节约经费，他们两人同居一室。孙家洲在日记中这样记录当时的情景：

“晨间六点半，自然醒来。子今兄比我还醒得早。他怕影响我休息，一直待在床上。看到我醒来，互相一打招呼，稍事寒暄，他就开机写东西了。我也打开电脑，开始记录这段生活。在进入工作状态之前，我还给子今老兄拍了一张照片。他半裸状态下的工作照片，或许我是唯一的拍摄者。他的才华与勤奋，都让我感佩！”

“从古至今，历史研究的角度其实就是两种：一种是独断之学，即历史理论；一种是考索之功，即历史史料学。说一千道一万，最后要归结到研究史料的可信与否。”李华瑞说，王子今的学问偏重考索史实的真相，他不喜海阔天空，即使是学术会议发言也是点到为止，不做长篇大论，这与他治史的风格是一致的——多做少说。

彭卫认为，王子今的学术历程，恰与国家改革开放同步，带有这个时代历史学研究特有的精神气质，“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学，在理论和方法论上，打破了不符合学术生存和发展规律的观念枷锁，让富有创新精神的理论和方法引导着研究工作持续进展；在研究领域上，长期被冷落的社会史和文化史全面复兴，一些新的研究课题如环境史、灾难史、疾病史、性别史、儿童史等，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；在研究资料上，大量新出资料为研究工作尤其是资料相对匮乏的远古时期的研究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。子今教授的学术成就与贡献，是40多年来中国史学研究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和典型代表。”

“摄事衰年力不强，谁怜岑寂卧斋坊。青苔点点无人迹，绿叶阴阴覆砌凉。玉宇清风来处远，仙家白日静中长。却视九衢车马客，自然颜鬓易苍苍。”对欧阳修这首《景灵宫致斋》，王子今颇有几分同感：“年过古稀，渐感力不从心，更觉时不我待，一心只求清、静境界，从容读书，从容思考，做好力所能及的事情。”

来源：明清史研究